



责编/张辉东
主编/吴志立 校读/刘芳

深夜，一句唐诗从书页中窜出来，烫了我一下。

那是一个叫张继的落榜生写的，二十八个字，寒山寺的钟声，枫桥下的渔火。千百年来无数人读过、背过、考过，却很少有人真正被它“烫”过。曾冬做到了。他用《万物的诗词》把那些沉睡在教科书里的句子，一个一个唤醒，让它们重新有了体温。于是那个夜晚不再安静——月光是热的，鸟啼是烫的，千年前的愁眼，像刚煮好的茶，隔着纸端到我面前。

我被一句唐诗烫过的夜晚惊艳，万物开始说话。檐角铁马念出平仄，墙根虫鸣押着旧韵，连窗台上那杯凉透的白水，都在桌面上洩出一小圈潮湿的注解。那一夜我忽然听懂了我的皱纹——那些沟壑里埋着的，不是我自己的时间，是某个唐朝人隔着十个世纪递来的、还没读完的半首诗。

被唐诗烫过的夜晚

徐辉

这不是一本寻常的诗词解读书。曾冬把那些供奉在教科书里、背到麻木的古典诗词，从时间的冰层中打捞出来，让它们重新温热、湿润、会呼吸。书中对张继《枫桥夜泊》的诠释令人拍案：“一只乌鸦凄凉的鸣叫越过夜空，洒落了满天的寒星。”“渡落”这个词用得何其精妙——寒星不是升起，不是闪烁的，而是被一声乌鸦击碎的，像水珠一样四散开来。原本凝固在文字里的“月落乌啼霜满天”，忽然有了声音、有了画面、有了痛感。曾冬不是在翻译古诗，他是在用现代汉语的血肉，重新包裹古典诗词的骨骼。他捕捉到了那些被忽略的细节：船舷上薄薄的白霜，渔火映照下如跳动的火焰般的红枫，异乡旅舍中安静到可以听见自己心跳的黄昏。这些细节原本就在原诗中沉睡，是曾冬用他细腻感知把它们一一唤醒。

这本书最迷人的地方，在于它相信万物都会说话。“雨是天空写下的诗行”“大地奏响孤傲的鸣唱”“寒星收藏了所有的心事”——在曾冬笔下，自然不再是沉默的背景，而是充满表达欲的主体。这种万物有灵的诗观，恰恰接通了中国古典诗歌最本真的传统。从《诗经》的“关关雎鸠”到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中国人从来都相信，天地万物与人之间存在着隐秘的情感共鸣。曾冬把这些共鸣放大了，拉近了。他让我们听见“蛙声作管弦”，看见“慈竹笋如编”，感受到“江水沉淀了一天的风尘”。这些不是修辞技巧，而是一种世界观：世界是一首正在被写下的诗，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首诗的读者，也是作者。

读这本书，你会不断与孤独相遇，但这种孤独并不凄凉。“黄昏。异乡的旅舍安静得可以听到孤独的心跳。”曾冬写李白的秋浦，写张继的枫桥，写李商隐的银烛秋光，本质上都是在写一种普世的孤独——那种漂泊者在深夜面对自己内心的时刻。但奇妙的是，当你读到这些文字，孤独反而被稀释了。因为你知道，一千多年前的某个夜晚，张继也曾和你有同样的心境；曾冬用他的笔，把你们拉到同一个船舷上，面对同一片寒江。书中有这样一句：“天涯系着游子的乡愁。”一个“系”字，把抽象的情感具象为一根看不见的线，天涯那头是故乡，这头是漂泊的人。这根线从未断过，从宋之问的“近乡情更怯”到李白的“何人不起故园情”，一代代中国人被它系着，而曾冬替我们摸到了这根线的温度。

曾冬的解构大胆而不轻浮。他写苏轼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没有停留在常见的“人生无常”解读上，而是笔锋一转：“若将眼底风光尽收，何必归种五株梅？”这是一种自信的诗学——不必逃避漂泊，因为风景本身已是归处。他对李清照《声声慢》的处理尤其精彩。原词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已经是情感的极限表达，曾冬却用“漏声滴尽明珠泪”来承接，把时间的流逝具象为珍珠般的泪滴，一粒粒，一声声，直到夜尽天明。这不是简单的翻译，是在与古人对话，甚至是在与原作竞写——令人惊叹的是，他接住了。

当世界碎成十五秒的喧哗，一首千年前的诗，还能叫醒谁的耳朵？《万物的诗词》给出了答案：它不教我们背诵，而是教我们感受。它告诉我们，王维笔下的“柴门依竹”不是遥远的唐代风景，而是任何时代、任何一个人心中对宁静的渴望；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不是对歌女的指责，而是对一切时代中麻木与遗忘的叹息。曾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把古人的心跳翻译成我们能听懂的语言。那些被时间磨损的情感，在他的文字中重新锋利起来，可以划破千年的隔阂，直抵我们的神经末梢。

每一首诗，都是万物的一次回响；每一次解读，都在奔赴一场美的修行。合上书，那句“梅花已经开了，春天还会远吗？”久久萦绕。万物沉默，但曾冬替它们说出了声音——时间无情，他却在诗句中替我们打捞到了永恒。

此刻，窗外夜色沉沉。我没有开灯。想让它再亮一会儿——那颗被曾冬唤醒的、一千年前的月亮。

【联系人】浏阳市人民政府：廖建清 15874979591

浏阳市人民政府
2026年9月15日

一粒种子，福泽天下

周晶

2019年9月29日，一位来自长沙的科学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习近平主席亲自颁授的共和国勋章，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享誉全球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袁隆平生于1930年的北平，父母皆是知识分子，从小教他读书进取。战火纷飞年代，他跟随家人辗转多地，目睹山河破碎、人民蒙难。苦难在他心底刻下最朴素的信念：中国必须强大。

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响应“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来到湖南安江农校任教。讲台之外，他把育种试验当做第二课堂。20世纪60年代，全国遭受严重饥荒，素有“湖广熟，天下足”之称的湖南竟也出现了“路有饿殍”的惨景，袁隆平见此内心深受刺痛，他下定决心：一定要用科学技术让粮食大幅增收，让人民不挨饿、吃饱饭！

当时，国际遗传学界普遍认为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袁隆平却偏不信。1960年，他在稻田里发现一株“鹤立鸡群”、颗粒饱满的稻穗，次年种下，后代却参差不齐——这正是杂种分离的表现。他敏锐意识到：那株水稻是天然杂交稻！既然大自然能做到，人工为什么不行？从此，他开启了一条杂交水稻攻关之路。

1964至1966年，他在安江农校和附近农田的茫茫稻海里，一株一株观察，先后检查了十几万株稻穗，终于找到6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并发表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提出“三系法”配套设想，奠定了中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基础。

1970年，他的助手李必湖在海南发现一株野生稻雄性不育株，袁隆平将其命名为“野败”。1973年，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1974年，第一个强优势组合“南优2号”诞生。1976年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中国由此成为世界首个成功应用杂交水稻的国家。

1971年，袁隆平调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自此开始长期在长沙工作。1984年，他在长沙创办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为全球第一家杂交水稻专业科研机构。

袁隆平有两个著名的梦：“禾下乘凉梦”与“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这两个梦，他做了一辈子，也追了一辈子。

他向世界分享杂交水稻技术，多次赴国外讲学、指导种植。如今，杂交水稻已推广至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种植面积约800万公顷。他的硕果给全人类带来福音。

他捐出个人奖金设立科研基金和农业科技奖励基金，毫无保留地向后辈传授经验心得，培养出大批杂交水稻专家，让中国杂交水稻事业后继有人、生生不息。

袁隆平离开了，但他留下的种子精神，早已扎根在亿万人民的心田和全球广袤的稻田之中。他以一粒稻种济世安民的卓越功绩，将永远被时代铭记、被后人尊崇。

（作者单位：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庆祝建党105周年

伟大历程伟大成就·长沙印记

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协办

湘江穿城而过

雪马

船在江上走
慢吞吞到了古城
一桥下的霓虹
黄昏出来溜达
月亮岛高楼疯长
离中流击水
隔了几个音符

清风来弹奏
星期六的烟花
譬如约而至
与杨柳诵诗
和江岸咏叹
杜甫在江阁住下
不再随波而浪
多年的酸楚
化作满楼灯火
对岸的岳麓山
夜尽有钟声
一缕禅语过来
踱步橘子洲



我已到了不再轻言说爱的年轮，若要，那定是呈城湘江两岸那璀璨流淌的灯光秀。

古人云：“天上一颗长沙星，地上一座长沙城。”我却想道：每个人的心尖上，总有一处记忆挥之不散。长沙夜景那万千变幻的灯火，恰似城里的月光，温柔而朦胧，欲言又止。它似在诉说古城的沧桑过往，又似在暗示一段未尽的古今情缘。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湘江两岸的灯光秀，让这座城褪去了白昼的燥热与喧嚣，换上了一袭流光溢彩的晚礼服。矗立于湘江之畔的杜甫江阁，抬眼望去，整座都市仿佛沉浸一片梦幻的光海之中。我不禁深陷其中，听得见思想在时空中碰响激荡。

湘江如一条蜿蜒的玉带，静静流淌在城市的怀抱。此刻，美的意象被演绎到了极致。天上的皓月，两岸的霓虹，随着微波轻轻摇曳，一如你纯净的初恋，又如那无瑕的初心，闪烁着迷离而温柔的光芒。

两岸高楼披上了七彩的光衣，巨大的LED幕墙上，光影变幻莫测。它时而似一树红枫在风中起舞，热烈而奔放；时而又如水墨山水缓缓铺展，淡雅而清幽；更有那现代科技线条的交织，令人过目难忘。在这里，光影不再是冰冷的电子信号，它们有了温度，有了情感，仿佛要将整座城的灵魂都献给这条河流。

橘子洲，宛如一艘巨轮停泊在江心，洲上的灯光柔和而庄重，与稍远轮廓朦胧的岳麓山遥相呼应。岳麓山深邃而宁静，带着一种陌生的热情，虽不识你，却似要将你挽留，山顶电视塔那高耸的一束光柱，直指苍穹，宛如这座城市的精神灯塔，守望着岁月的流转。

仲秋之夜，杜甫江阁汇聚了

窗外梧桐

潘文

每天坐在办公室，一抬眼就能瞅见山坡上那几株梧桐。层层叠叠的绿铺满了坡面，梧桐树就在这片绿色里。山坡就在教学楼旁边，走过去也就几分钟。但我却一次也没去过。十年来，每天就是这样相对而视，默默相伴。

听说学校从市内搬到近郊，起初大家是不喜欢的。离家远了，来回要奔波，不喜欢也是情有可原。等到新学校建成，周围楼房又起来了，还不断往外围延伸，学校便又在中心了。但楼房一多，又感觉沉闷。幸好学校一旁有块山地，是准备依山傍水建公园的，所以一直留着那片青绿的山坡。这样，我才有了和梧桐树日日相伴的缘分。

天气晴好，有阳光洒下来，梧桐树就被柔和的光晕给裹住了。于是，我总能看到些细微的景致：交错的枝叶里，细碎的白斑漏到深绿的茅草上。风一吹，就在草叶里蹦迪似的，跳来跳去。也有些是贴在叶面上的，或者顺着叶尖滑落，掉进泥土里。树下长着几丛芦苇，修长的叶片刚有了点浅黄。原本是淡淡的颜色，让阳光一照，居然就鲜亮起来。

晴了好多天，梧桐也有点没精神了。它们的叶片微微向内卷，绿色也淡了几分。还有几片叶子悄悄变黄了，藏在浓密的枝叶间，若隐若现，反倒多了些意趣。从我的窗口看过去，那点点黄融入大片的绿里，是点缀也是我猜想，那最先变黄的几片，应该是知晓时节变化的使使吧？它们偷偷把秘密藏在叶子里，不声张也不着急，等着时光慢慢过去。

下雨也是常有的事。雨丝是从山那头飘过来的，像张薄网把整座山坡都罩住了。雨打在梧桐叶上，声音清脆又响亮。这些声音格外不同，不像落在屋顶和水泥地面上的。我坐在桌前，不用抬头，那种独有的、细密的嘀嗒声就钻进耳朵里。听久了就能分辨出来：雨珠先落在外层的阔叶上，再顺着叶脉往下流，滴落到下层枝丫。这么层层传递，雨声便有了层次感，一点不吵闹，倒像首没谱子的慢板乐章。

我在累了时，总是想要歇会儿。这时候，我习惯先看一眼梧桐，然后起身去书柜挑一本



吴志立插图

大约过了半小时，天色明亮，山坡和田地鲜绿晃眼。这场雨来得随意，老天似乎知道我们专为避暑而来。

这户人家藏在雪峰山东麓的虎形山瑶族乡，海拔1400余米。清早我们从湘江之滨出发，七拐八绕到这这儿已是午餐饭点。

男女主人原来都在广东打工，后来为照顾年幼的孩子，女主人返回山沟沟了。六年前，在山谷里盖了幢三层小洋楼，谈不上豪华气派，但精致干净。这两年跟上潮流，腾出六间房办民宿，女主人自然是“CEO”，主抓管理和营销，日常打理就落到才到花甲之年的父母肩上。

接了个“大团”，全家上阵，火力全开，女主人还把住隔壁的中年婶子请来当主厨。很快我就发现，除了女主人，父母和婶子分工明确，母亲当“事务长”，负责开列伙食单子、采购食材，父亲当“火头军”和“驾驶员”，负责烧火、骑摩托载着老婆到菜市场买菜，婶子当“厨师长”，当然，既分工又合作，比方说餐后卫生就是三人齐上阵。

主人家鸡鸭喂得好，惹人垂涎，我们自然要买来改善伙食。好食材难得，几个家庭“主男”齐聚厨房，巴掌大的厨房连过道塞满了人。开了多年饭店的吴总率先露一手，先炒鸡，后煮鱼。就着老母鸡肚子里

雪峰深处

王宏

的油，均匀切块，煎炸出油，倒入鸡肉，连声叮嘱62岁的“火头军”加大火力，于是，他笑呵呵地又塞入几根干木柴，用火钳

在灶膛里扒拉几下，关上铁皮火炉门，我仿佛看到空气直往火炉门下面的进气门里涌。“事务长”和“厨师长”立在一旁，瞪圆眼睛，堆满笑容，盯着热气腾腾的铁锅，还有吴总手里的勺子。倒入少许白酒，加入一小碗生姜片，继续翻炒。鸡肉呈焦黄色，香味飘满厨房，吴总倒入山泉水——屋后经净化的雪峰山水，放入当地产的切成片的新鲜天麻。

水开，准备装入高压锅，一旁的“厨师长”连连插话——“还没放盐，还没放盐呀！”吴总微微一笑，“等高压锅压好出锅时再放盐，盐放早了味道不鲜哩”，“厨师长”恍然大悟，忙笑着颌首。

圆弧形的灶台，两口铁锅分列烟囱两侧，吴总在左边铁锅煎鱼煮鱼，“厨师长”在右边锅子准备炒红薯尖。锅底已烧得灼热，看到她拿出植物油准备倒入，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喊：“炒青菜要用猪油！”吓得“厨师长”赶忙缩手，脸颊泛起红晕，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露出羞涩，一旁的“事务长”连忙出手帮衬，从橱柜里捧出猪油缸子，热油香喷喷的，就要冒出来，吴总急忙招呼呼放大蒜子，青菜下锅，还嘱咐炒菜时不能等到油锅冒烟才下锅。“火头军”只是面带微笑，不插话不搭腔，坐在小凳子上，靠着一堆码放整齐的柴火，忠于职守开小铁门、添柴、关小铁门，清理进气口。天性幽默的谭兄看出了端倪，连珠炮式调侃：“你家一看



生活悟说



杨杉供图

就是老婆当家，平时你听老婆的话嘛？”说得他笑过之后，握紧火钳，悄悄低下头，忙着摆弄灶膛柴火。

好一阵忙活，招呼团友们吃饭，男士一桌，女士一桌，中间留出约莫六七寸宽的过道。鸡肉香、鱼肉香、蒸腊肉香、蒸猪血丸子香、清炒小菜香，当然还有杯中之物的香，混在一块，屋后的鸭子好像也陶醉了，“嘎嘎嘎”叫个不停。好客的陈兄、骆兄忽然想起了什么，连忙把“火头军”从厨房拉过来。一番推脱、客气，他勉强坐下，半天还显出受宠若惊。最会来事的孔兄，赶忙倒满一杯，敬到“火头军”手上。一腔热情似火，一番推杯换盏，一片插科打诨，“火头军”脸颊红霞飘荡。

第六天吃过早餐，我们收拾好行囊，和一家人互道再见。云层缝隙，洒下东一块西一片不完整的阳光，山道弯弯，丛林灌木裹着路，密密麻麻的玉米叶和粽耙叶，凝着一层雨露，不甚光亮，似乎含着离愁与不舍。

忆乡愁 看振兴

第五届乡村振兴主题征文

邮箱：cswbsyb@163.com

主办：长沙市委农村局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